

安徽阜阳八旬老人王学斌自述被绑架入冤狱经过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徽报道)安徽省阜阳市 86 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学斌，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被涡阳县法院几个人用担架抬到“救护车”上，劫持到安徽省宿州监狱(安徽省第三监狱)非法关押。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十多个人，有警察、特警、一男一女两个穿白大衣的“医护人员”(白大衣无字样，不象正规医院工作人员)骗说让王学斌到医院检查，王学斌妻子跟着要上车，警察不让。

车开哪去了，家人不知道，很着急，一天打几十个电话，找遍整个阜阳市，又找到亳州市、涡阳县都说不知道。七、八天后，一个自称国安人员电话告诉说，要开“十九大”了，所有“嫌疑犯”都抓起来了，王学斌也在内。下面是王学斌老人诉述他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及因此遭中共迫害的经历：

我叫王学斌，男，现年 86 岁，安徽省阜阳市人，是一名机械铸造工程师。一九六二年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阜阳拖拉机厂工作，在翻砂车间任技术员。由于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被奖励提升一级工资，在单位历任车间主任，厂工会主席，中共支部书记等职。

一、修炼法轮大法 所有的疾病全部好了

由于工作环境恶劣，脏、累，属于有毒有害工种，因是自己所学专业，加上积极向上，责任心强，脏活累活带头干。由于多年的劳心、劳力超负荷劳作，身体亮起了红灯，染上了多种疾病，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因此于一九九五年提前退休。退休后，



经过长时间采取多种手段、方法多方调治，用尽所有办法，老病未得到缓解，又添了几种新病，如长期失眠，每天需服用四至六片安眠药，才能睡两至三个小时，风湿、类风湿，肩周炎、颈椎病、关节变形等，需服用止痛片才能减轻一点疼痛，终日痛的无法入睡。

有一天，我和二儿子说：我这一生活得太苦太累，上学时，家里穷，我连棉裤都穿不上。现在生活好了，经济上也缓解了，可身体不行了，天天吃药、打针住医院，给你们增加很多麻烦，你也说床头百日无孝子，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伤心地说：我实在活够了（其实三个孩子都很孝顺）。儿子听后很难受。后来他说：南城小学、东城小学两位校长夫妇炼法轮功病都炼好了，也不吃药了，叫我炼炼看。我有点疑惑，想：这是啥功？那么神奇！我去试试看。

万万没想到，我找到炼功点，跟着比划，跟着学了几天，未服用安眠药，一下睡了四~五个小时。从而增加了我炼功的信心，我天天去炼功点跟大伙一起炼功。几个月后，经过学法、炼功、修心性，所有的疾病全部好了，所有的药全部停掉，无病一身轻。使我认识到人没有病，多幸福啊！激动得心情无法形容。

我老伴是医生，因患腰椎间盘突出症，在合肥省立医院做过手术，术后再卧床四个月。但未到两

年因摔了跤，腰椎突出更厉害，无法再做手术，后经省中医学院李业普教授亲手治疗，得缓解，仍无法坚持上班，48 岁时病退。由于生活所迫，在自家门口租房开诊所，但又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摇头手抖，头痛头晕，诊所很难维持下去。她看我炼功身体好了，她就和我一起早晚到炼功点学法炼功，白天开诊所。未想到，她在一九九八年八月走到炼功点第一天到现在已二十多年，未吃过一粒药，她身体上所有病状都不见了，今年 85 岁的她身体非常健康！

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为他人着想，做事先考虑别人，改变了我们开诊所的目的，不光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百姓的方便，按真、善、忍要求尽量为别人着想，尽量少收钱，甚至不收钱，善待每一个人。诊所有了好名声，来诊所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学了法轮功后，身体都健康了，心情好了，有了家庭的更和睦幸福，精神头也好了。我经常打扫街道，修补道路，社区居民领导多次夸我们老两口是那条街最好的人。二零零四年由于房屋拆迁，我们在搬井社区买了自建房，那里是计划开发区，居民突击建房，道路损坏严重，车辆行人非常困难。我就经常拉着架子车捡砖头瓦片，填补道路，自费买砖头，石子加固路面。

二零一一年，不知谁找来了电视台记者对我采访，并在阜阳电视台报导了两天。无论走在哪里，我们都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当然很多人对我们也很好，尽管大法被迫害，当时两个社区领导和居民都维护我们，我们每天学法炼功，几年来没受任何干扰。

(见下页)

(接上页)

二、亳州市涡阳县公安局的违法行为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因事到了涡阳县的一个“完美”店铺后，听说一个叫刘翠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我就到刘翠家看望她父亲。说到这，还得从二零零四年说起；涡阳县闸北小学蒋校长退休后开了个“完美”商店，来阜阳到我们诊所推销“完美”商品，认识了我们。后来介绍刘翠认识。据说刘翠因丈夫有外遇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回娘家与她 80 多岁的父亲住在一起（她母亲已去世）。那时刘翠的大女儿在阜阳上学，来阜阳看女儿，经常到我家。刘翠人品好与我们相处很好。刘翠对她父亲很孝顺，我想：现在刘翠被抓，她父亲一定很难过，我得去看望她父亲，校长的儿子叫来三轮车，并给我付了三元钱车费，到刘翠家见到她父亲。当我从刘翠家出来走到大街时，即被涡阳县公安局从背后把我按倒，然后四个人把我抬上警车，到涡阳县公安局后就进行搜身，抄走我带的所有钱物（他们犯了拦路抢劫罪、绑架罪）。当晚九点多钟把我送到涡阳县看守所，因我身份证年龄超过 70 岁被拒收，又把我拉回涡阳县公安局，晚上他们陪我睡在办公室。

我问他们，我到涡阳什么事都没做，为什么抓我？一个叫贾玉涛的警察说：来这当指导员八年了，没抓到一个法轮功（学员），这次你们七人帮我们一网打尽。贾又说：蒋校长是我嫂子，后来听说他嫂子也被拘留了 15 天。第二天再经局长签字，把我关入涡阳县看守所，关进去的第二天国保两人到监室宣布关押我 30 天，叫我签字，我说我没有罪不签。他们立即说，不签不给饭吃，也得关你。在监室我写了告局长的告状，交给贾玉涛，他说：我们局长是县委常委，你敢告他。

七天后，我被转到亳州市看守所，由于环境恶劣，我两次出现生命危险，所长怕担责任，亲自给我

办了医疗取保。我于当年九月十六日回到家中。听我老伴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涡阳县国保队长崔涛带多人来我家抄家，他们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犯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抢劫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还有约两万元现金和我夫妻俩的退休工资卡，没有任何手续。我们先后两次去要，连工资卡都不还我们。没办法我写申诉状，自己亲自送到亳州市公安局要钱，不但没要到，还差点再被关到看守所。二零一九年我出冤狱后再次到涡阳县公安局要钱，问门岗，门岗只许到信访办，我要求见局长或国保大队，他却说：你无权见到他们，只能我们向领导反映。我要了联系电话，可至今没得到一点信息，以上是涡阳县公安局违法和不作为行为。

三、涡阳县法院的违法行为

再看看涡阳县法院；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涡阳县法院法庭赵庭长和我二儿子一同到我家，告诉我的开庭时间，并和我儿子一道去找了律师，可直到开庭前我也没见过律师。开庭是走形式，每个被告，只准一名家属旁听，7 人的案子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不准我们辩护。庭长问，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我起身辩护，都被庭长击锤制止。非法开庭后的第三天，我写了辩护交给庭长，并当面指出：法院应按法律办事，他说江泽民是国家主席，谁敢不听他的。我说：古人云，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现在在中国有权人可违法犯法，以权代法，但是天理难容。

非法开庭一段时间，庭长电话通知我某天下午三点，到涡阳县法院听取判决结果。当时有四位法轮功学员到场，由崔涛开车带我们到医院检查身体，等到晚六点下班后庭长说，需要到政法委宣布。可是车子开到县公安局门口，等了很久，公安局又来两个人，把我和我老伴安排坐公安局崔涛开的车，其他三人坐庭长

开的车。当崔涛的车开进了看守所，庭长的车未停就开跑了。他们叫我一个人进监室，我坚决不进，后来找来所长，所长坚决拒收，崔涛又把我们拉回到法院，约夜晚 11 点，庭长叫我儿子也来到法院，到了赵庭长的办公室，他当着我家四口人的面（老伴、儿子、女儿和我）说：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掀过去了，并叫我儿子签了字，我们就回家了。

几年过去了，涡阳县法院没找过我，可是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住院刚出院三天，还卧床不能行走时，阜阳市颍州区公安分局阜临路派出所派人看着我，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涡阳县法院开着救护车说，带我到指定医院检查身体，几个人用担架把我抬到救护车上。车开了多长时间到什么地点我都不知道，下车时，四个人把我抬到一家医院里，立即宣布我被逮捕了。我纳闷，没判刑怎么就来坐牢了呢？这地方是安徽省宿州监狱。我才知道：我被骗被送进了监狱。第二天我问监区长，他说：你的案子是我亲手办的，你被判刑两年半，执行书写的除去看守所 112 天（我更纳闷了，监狱的监区长怎么能参与地方办案呢？乱套了）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我回家了。

我回家后需要恢复工资，找社保局，社保局要看判决书。我到涡阳县法院向庭长要判决书，他们明知道没给我，却撒谎说给我了。涡阳县法院明知道拉我去坐牢。他们手里拿着执行通知书和判决书到我家，为什么不当着当地派出所和我家人宣读执行通知书，到了监狱才宣布被逮捕，是不是做贼心虚，这里边肯定有不可告人的诡计，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违背了《宪法》第 38 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在此特别提醒，今天还在被中共谎言欺骗、认为无佛无神的公检法司等机构的人员，今后在工作中遇到迫害法轮功的案件的时候，一定要三思慎行、守住良知，不要参与迫害。◇